

档案学理论新探索

——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专题报告、发言集——

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文科教学处 编
国家档案局教育处

档案出版社

档案学理论新探索

——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专题 报告、发言集——

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文科教学处 编
国家档案局教育处

档案出版社

1987年

责任编辑：尹春英 程力平

档案学理论新探索

——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专题报告、发言集——

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文科教学处 编
国家档案局教育处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75 字数 424千字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统一书号：7283·091 定价：3.65元

ISBN 7-80019-025-0

G·22

说 明

一、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档案局于1986年7、8月间，在长春市举办了全国档案学研讨班，就档案学中《档案学概论》和《档案管理学》两个科目的教学改革和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本书就是这次研讨班的全部专题报告和部分发言的汇集。

二、本书的文章，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材料，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在职教育的档案学教学，对各级档案部门的实际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供广大档案工作者学习、研究档案业务理论时参考。

三、本书专题报告的内容，编者未作任何改动，文章所论述的观点是作者本人的观点，文责自负。文章的排列，专题报告在前，发言在后；在专题报告和发言中，按教学计划安排的先后顺序和专题内容的性质排列。

四、本书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文科教学处和国家档案局教育处编。

编 者

1986年11月

序

韩 航 虎

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文科教学处、国家档案局教育处合编的《档案学理论新探索》一书，现在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是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档案局1986年7、8月间，在长春举办的全国档案学研讨班的全部专题报告和部分发言的汇编。这次研讨，荟萃精华，博采中外，形式新颖，内容丰富。

本书的文章作者，有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档案界享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其中有的同志还担任过或担任着档案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有图书界的著名学者，也有档案界的后起之秀和对某些问题有一定见解的同志。这些文章，是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是在学术民主气氛中形成的，思想活跃，具有改革和创新精神，对当前档案工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索，对国内外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认真地评介，从总结过去、预测未来、认识现状的不同角度，对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学学科建设、教学改革，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见解和新观点。有益于人们启迪思想，开阔思路。其中有一些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档案学研究的新成果，它将会对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学理论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

档案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的正在发展中的学科，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深入调查、大量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去进行探索。我希望档案界今后多出一些质量较高的好书。

1986年11月

目 录

专题报告

- 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吴宝康 (1)
国外关于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李凤楼 (19)
外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韩玉梅 (46)
《档案学概论》的知识范围和体系 丁永奎 (78)
《档案学概论》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构成 武童年 (113)
《档案管理学》一分为二与《档案学概论》
 的知识体系 李培清 (125)
关于研究和发展档案事业管理学的几个问题 冯子直 (132)
《档案管理学》的名称、知识范围和体系 和宝荣 (160)
《档案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与体系 何嘉荪 (188)
试论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黄宗忠 (203)
谈谈怎样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裴 桐 (220)
论档案保护技术学 冯乐耘 (239)
档案管理现代化自动化内容及其途径 邱晓威 戴 璞 (253)
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前景 陈兆误 (291)
关于机关档案工作改革的几点认识 汪德运 (300)
关于机关档案工作的发展和改革 邹步英 (313)
深入研究档案检索工作 更好地开发档案
 信息为四化建设服务 邓绍兴 (333)
试谈档案鉴定工作的现状与对策 陈智为 (347)
努力办好开放型档案馆 更好地为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 王明哲 (360)
试谈我国档案馆事业的改革 郝存厚 (373)
谈档案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姚 锋 (396)

发 言

- 关于档案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商学兵 (426)
档案学体系结构析 黄志康 (435)
试论《档案学概论》的建设方向
..... 北京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档案系 (443)
刍议《档案学概论》的知识范围与体系 窦晓光 (464)
对概论学所论述内容问题的两点建议性
的想法 凌树荣 (473)
以实践为基础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档案管理学》 温 强 (478)
对建立《档案管理学》有关问题的看法 段树凯 (484)
对档案学中几个名词术语的探讨 李恕德 (488)
关于档案、图书、情报一体化的试探 吴祥瑞 (493)
浅谈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档案专业教育 濮德祥 (503)

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 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1986年7月29日在全国档案学研讨班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吴宝康

首先我要为全国档案学研讨班的开学表示热烈的祝贺。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档案学研讨班，我十分高兴。这次研讨班无论从规模、时间以及参加人员来说都是空前的，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也同时说明档案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这次研讨会的举办，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以及吉林省档案局、馆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我表示衷心地感谢。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谈谈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这个题目很大，从档案学的范围来讲，可以说是无边无沿的，我在这方面研究也很不够，因此，这里我只能就我现在所认识和想到的问题讲一下，为大家提供一些研究材料，供同志们参考。有不对之处，希望大家批评。

这一课题，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当前我国档案学的现状作出恰当的估计，实际上是作出总结性的概括；二是对我国档案学今后的发展及其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预测。要研究现状和未来，首先必须研究历史，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把档案学的历史、现状、未来三者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去研究，才能对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现状作出科学的估计，对未来作出科学的预测。科学必然是随着实践的

发展而发展的，但科学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继承性的，因此，研究档案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必须联系和研究历史。

下面分历史、现状、未来三部分讲述，重点是现状和未来。

一、关于档案学的历史

关于档案学的历史，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也就是档案学史。我这里无意、也不可能讲述整个档案学发展史，只是想谈一点在研究档案学的历史时应考虑和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 关于档案学的产生及其时间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档案学乃至外国档案学究竟是什么时间产生和形成的。这是我们研究档案学的历史、研究档案学以至搞档案工作，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是我们研究档案学历史的起点。

我认为要正确回答和阐述上述问题，必须研究和解决如下三个问题：其一；有了档案和档案工作，是否同时就有了档案学？其二，历史上有关档案工作的条例、办法和规章制度是否就是档案学的研究？其三，档案学的产生是否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条件。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从这里入手，才能科学地估计和阐述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

目前，在我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上实际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简言之，一种认为我国档案学早在古代已经产生，而且十分发达。另一种则认为在我国古代不仅没有档案学，而且没有档案和档案工作，只有文书和文书工作；档案学的产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两种意见是完全相反的。

前一种意见是辽宁省档案馆王甫同志，在1984年第3期《辽宁档案工作情况》上发表的题为《略论档案馆、档案学的改革创新问题》一文提出的。作者指出：“总观我国治档特色，可谓善管、善识、善养、善用八字……皆晓治档是为治史，治史是为更久远治档，历史档案皆藏于正史中矣。治档为治史，治史为育人治国，实为充分发挥档案作用的良性循环，宏观治档之良策，是

外国档案模式所不能比的。”“我国到底有无治档学说？有！而且极富，皆寓于史学之中，有如浩瀚之长江，只有深入研究古代史才能看见，外国治档模式理论与之相比，不能不说有些象游泳池”。

以上实际上其基本观点有二：一是治档为治史，治史为治档，二是我国古代有档案学，而且极富，档案学即寓于史学之中，似有史学即档案学，档案学即史学之意，史学与档案学圆子一体。

后一种意见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张我德同志，在1984年《安徽档案》试刊上发表的题为《清代文书档案的研究及我国的档案事业》一文提出的。作者指出：“我国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经历了几千年，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的档案馆。到1925年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在院的图书馆下面设立一个掌故部……后来升格了，改称文献馆……，这才算是有了档案馆。”“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没有档案馆呢？简单说，就是封建社会不需要它……。文献馆的建立，是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封建社会有没有专职的文书和档案工作者？我以为封建社会里没有专职的档案工作者，有的仅仅是文书工作者，有一些类似档案工作的事是由文书人员做的……。现在的情况就不相同了，档案工作已经脱离文书工作而独立出来，档案事业成为一项专门事业，各级党委和政府成立了档案机构，形成了档案界，成立了档案学会，档案工作者中有了自己的专家学者。”“目前，档案界流行一种说法，说是档案界就出过名人……，不过把司马迁等人（汉代班固、清代章学诚）说成档案学家，总觉得有点勉强，没有多少史实根据。”“总之，我们研究档案工作的历史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封建社会没有出过著名的档案学家，只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出现越来越多的档案学家。”“我国古代文书工作方面的历史，从上古到近代，多多少少有点记载，而档案工作方面的记载很少，封建社会没有档案馆，甚至没有档案和档案工作，尽管从宋朝一直到明清，许多衙门都设有架阁库，却没有人写关于管理档案方面的书和文章”。

我认为这两种意见是有可取方面的，他们提出了问题，进行了研究，为科学地阐述档案学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研讨的材料，但我并不同意这两种观点。认为我国档案学早在古代就已经产生，而且十分发达，这个结论有些夸大，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篇文章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档案史的特点是有帮助的。后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古代没有档案学，甚至没有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个结论也失之偏颇，但是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档案学的产生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条件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我的观点是：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了档案和档案工作，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档案，迄今已有三、四千年，但在我国古代并没有产生档案学。应该看到，档案馆的产生与档案学的产生是有联系的，尽管在我国古代已经有了档案和档案工作，但没有真正意义的档案馆，只是有了档案库。档案馆和档案学的产生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出现相联系的，可以说档案学在古代已经有了思想的萌芽、有了档案工作经验的积累，但并没有产生和形成档案学。至于历史上有关档案工作的条例、办法、规章制度，不能直接认为就是档案学的研究，仍属于经验积累的性质。

我认为1985年7月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关于发展和改革档案学教育的几点意见》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阐述，是比较中肯的估计和看法。该文指出：“我国有着悠久的编纂档案典籍的传统，过去口手相传，虽有相关的版本、目录、校勘等学科，而没有形成一门系统化的、适应现代化科学管理要求的档案学”。

(二) 关于对20世纪20、30年代到40年代末，即对解放前旧中国的档案学研究应如何评价和估计的问题，也曾经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解放初期，总的说来在档案学研究中是注意重视继承历史遗产的，我们从一开始就研究中国档案事业史，这就是有力的证明，证明我们当时不只是注意学习外国，而且注重总结

和研究我国档案工作自己的历史经验。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在对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估计和评价上是有一定片面性的，缺乏分析，否定较多，简单化。如对档案工作成绩的估计、十进分类法的批判、利用原基础的忽视等问题，都反映我们当时的认识是带有片面性的。关于这个问题，在1957、1958年前应该说已基本解决和克服了，当时为了研究和借鉴旧中国档案学的思想和经验，我们以内部印发的形式出版了“13本旧著”，供档案界的同志研究参考。然而在后来“左”的思想影响下，这又被批判“为国民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在“文革”中这种批判达到了顶点。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此后，我认为在档案学史的研究中，又存在着对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和档案学估计过高、肯定过多的现象。如认为解放前的档案工作已是“档案事业”，把当时的档案十进分类法、纲目分类法、类户分类法等多种分类法，认为“堪称我国近代档案管理的精华”；也有人认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把我国几千年来档案工作的狭隘经验上升到较为系统的理论，这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是多少世代人档案管理实践经验长期积累的总和”。又如对国民党“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文书档案连锁法”过于肯定，认为“这一时期是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业等部门档案工作全面健全和发展的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次档案改革增强了一部分国家机关的近代化和效率化”。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我们确实存在着对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和档案学估计过高的现象，这种完全脱离政治来估计和评价的倾向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正确的评价与估计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解放前的档案工作只能称为档案工作，或档案事业建立前的准备期，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档案工作才是真正档案事业。对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改革、文书档案连锁法的评价，政治上的分析仍是需要的，把三、四十年代产生的档案学，说成是我

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这样的评价太高了，只能说是积累了经验知识，只有社会主义档案学的产生和形成才是真正的飞跃。

(三) 关于如何认识与评价全国解放后50年代学习苏联的问题。目前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不同意见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肯定的，认为当时学习苏联是必要的、成功的，另一种意见则是否定的，认为学苏联是错误的。我这里列举一些持否定意见的材料。如有的同志认为：过去“受‘左’的思想和外国模式影响很深，因而前17年对祖国治档遗产继承不力，有失过去优良传统”。“离长江而就游池，以学游池花样为‘创造’、为‘开山’，实在不敢相从”。这个观点显然是说不仅不应该学苏联，而且学坏了。有的文章指出：“我们在研究档案学理论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技术和方法，但不能盲目照搬，否则将走建国初期的弯路。”由此可见，作者认为我们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是盲目照搬，是走了弯路的。还有一篇文章有这样的话：“要大胆实践，不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不要担心是否符合档案学的理论，是否符合档案学本本的要求。我国档案学现有的有些本本的理论，有的是“进口”的，有的是建筑在50年代或60年代初期的实践基础上的。”这里讲的“进口”主要是指苏联档案学，很明显作者是持否定态度的。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我国50年代学习和借鉴苏联档案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是必要的、成功的，虽然其中曾出现过教条主义、照抄照搬的现象，但在中央、北京市和高教部的领导下迅速有了改变，注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批判了教条主义，在档案学的理论研究中注重突出中国社会主义档案学自身的特点，注重对我国档案工作实践的总结，所以不能说是走了弯路，不能盲目否定。

今天，无论是建设我国档案事业，还是发展我国档案学，我们仍然强调必须注意借鉴和重视学习外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必须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理论和先进技术，不但要学欧美，也要学苏联，而且就档案学来说，我看我们主要应借鉴苏联。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系统、管理方法，还是档案专业教育，都与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现在全世界只有苏联的档案事业能跟我们相比，其它国家虽然有些在现代化管理技术上水平比我们高，但在档案事业的建设、档案学的理论研究上我们是并非落后的。苏联1980年出版的《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基本上反映了目前苏联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现状，我国的档案工作者，特别是档案专业教学人员对这本书应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谢伦伯格和其他欧美档案学家的著作也要研究。我们提倡从事档案专业的同志学习英语和俄语，虽然现在对外渠道尚未畅通，但不远的将来会有大量的外文资料输入到国内来，我们应该具有远见。

二、关于档案学的现状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如下材料：（1）1983年中国百科年鉴“档案学研究在中国”；（2）《档案学通讯》1986年第2期“办好档案教育，发展档案科学”；（3）《上海档案》1986年第2期登载的我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所作的学术报告；（4）《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

（一）我国档案学发展的特点及其主要经验。

30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建设实践的发展，我国档案学也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我们总结了我国档案工作实践的经验，吸收了我国档案学及其思想的历史遗产，借鉴了外国档案学的有益成果，吸收了相关学科的知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的、新兴的社会科学——档案学已经矗立于科学之林。我国档案学建设和发展历史和现状呈现出如下特点：

1. 我国档案学已从一门技术方法性、经验性的学科发展成

为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应用技术、方法的科学。这从旧中国的“13本旧著”同目前关于档案学的著作的比较中即可看出，这是一个飞跃。

2. 我国的档案学已经从作为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发展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当然这不是说档案学与历史学没有联系了，而是由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不能再用这种传统的观点来认识档案学。

3. 我国的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具有若干分支学科的科学体系。档案学不再是一个单一科目的概念，而是已经成为一个组合概念，它包括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史、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文书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多个分支学科。

4. 档案学研究已出现从专家研究发展成为专家研究和群众研究相结合的状况。全国各地档案学会普遍建立，档案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日益发展，就是这种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关于我国档案学在建设发展中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四点：一是明确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具有独特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来建设发展的；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二是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践来建设和发展档案学，这是我们提高和加强档案学理论水平最根本的一条；三是在总结我国档案工作实际经验，批判地继承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遗产，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及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并不断地防止和克服种种片面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四是档案学的发展是与国家档案业务指导和档案专业高等教育的建设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

（二）对目前我国档案学现状的分析

关于建国后我国档案学的发展，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

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都是已经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的。但仍有差别，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8年，是从不明确到逐步明确，把它当作一门科学，但又尚未完全脱离把它只是作为一项工作去研究的境地，科学的自觉性程度还不高，这是建设档案学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迄今，是科学的自觉性、明确性程度越来越高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来建设的新阶段。

下面主要从研究的角度分析一下新阶段也就是第二阶段的现状，就成绩与问题两方面谈一谈：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战线的面貌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可以说已经进入历史的新阶段，这与我国各项工作的建设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是相一致的，因为我们档案工作绝不可能脱离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发展，这个阶段无论档案工作，还是档案学都是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个历史性变化的标志和表现有如下6个方面：

1. 档案学会的普遍建立。目前不但成立了中国档案学会，而且全国各省也成立了档案学会，甚至有些地、市、县也纷纷成立了分会，使档案学的研究从少数专家、学者研究发展为专家研究与群众研究相结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意义将是深远的。当前，档案学研究正处在以全面发展的档案事业实践为基础，以普遍建立的档案学会和广泛发展起来的档案高等教育为两翼，已经进入或说正将起飞的阶段，这是前所未有的。

2. 初步破除了“左”的思想枷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阔思路，大胆探索，这是思想路线、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化。

3. 档案刊物和档案教育一样，结束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独家局面，蓬勃发展起来。全国除中央级刊物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至中等地、市都创办了档案专业刊物，共达几十余种，普遍水平较高、观点新颖，思想活跃，这是我们档案学

学术园地、舆论工具上的历史性变化。

4. 从全国和各地举办的历次学术讨论会、地区协作会以及在各种档案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明显地可以看出研究水平在日益提高，以档案学基础理论、现代化管理以及档案改革实践为对象的研究逐步成为主要的课题，这也是历史性的变化。

5. 在档案学学术研究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批以新老档案业务或学术骨干为核心的档案干部队伍，具有新颖的知识结构的骨干队伍已开始成长壮大。在全国档案学会的会员有2000多人，各地有10000人左右，这个历史性变化是重要的，表明我们队伍扩大了。

6. 档案学本身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前面我已经谈到，我国的档案学已经发展成为由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成为与现实的国家各项建设关系日益密切的一门科学，它不仅仅为历史科学研究服务，更要为现实斗争服务。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扩展、突破，就是历史性变化的反映。其主要表现如下：

(1)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已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有些基础理论已有所发展和创新，甚至可以说是突破。如关于档案定义的研究和讨论，这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的重要课题，尽管我们现在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但通过讨论，使我们对档案这一事物的本质、价值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这无疑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起促进作用的。再如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起源和产生问题的讨论；关于集中统一管理原则的研究等等，这都表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正在深入。

(2)对档案学应用方面的研究也在发展。如注重对丰富馆藏等基础工作的研究。

(3)对专门档案的研究日趋增多，如出版了关于人事档案管理、病历档案管理等方面的专著，同时也加强了对于司法档案、财会档案、艺术档案、教学档案等专门档案的研究，有的成果已